

萬 有 文 庫

第二集七百七種

王 雲 五 主 編

統 治 者

(七)

哈 杜  
代 衡  
著 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統 治 者

(七)

哈 杜  
代 衡  
著 譯

漢 譯 世 界 名 著

## 第三景

### 古羅尼亞前面

從北面的空中，在那座稱爲海庫拉斯塔的燈塔的頂上，在那一條古羅尼亞城所在地的地舌的尖端上，向南望去，就可以望見那背後的城市，港口，和小山；至於大海，那是在看客的背後。在前景中，最顯著的東西便是那一座矗立在港口之上的古城以及那城裏的白色的高塔和房屋。那個新的市鎮，屋子都粉刷一新，是在大城的下面，甚至在這麼個陰暗的冬季的下午，也是顯得那麼光耀的。再遠一點，在那此刻是擠塞着大大小小的不列顛運輸船的港口後面，是一串低低的，似斷似續的小山，中間由一些籬笆和石牆分隔着。

在這裏面一帶低低的小山後面一哩遠的地方，卻可以看到外面還有一串更高的山峯，整個

的臨視着那一帶小山。在這一帶山峯後面，卻除了灰色的天之外，便什麼也看不見了。

### 啞場

在前面所說起的那裏面一帶小山上是駐紮着少數的英吉利軍隊，總共祇有極可憐的一萬四千名步兵。他們正在那裏排着戰陣：霍普的分隊是在左邊，拜德的是在右邊。沛吉特卻帶着他的後備軍駐紮在他們後面左邊的隙地裏；在後面更遠的地方的弗雷塞的分隊，卻顯出在右邊的稍稍高出一點的地帶上。

這一些在困難中的軍隊，現在卻顯得並不是那些在退卻的時候像流民般散漫的逃亡着的人們所組成的。但實際上，他們卻就是那些人，他們現在突然變得強硬，又因為終於能夠不向敵人屈伏而變得極守紀律了。他們像是兩行木樁做成的欄柵，但因為人數太少，纔萬不得已而在好些地方留下了許多缺口。

在這些紅衣的軍人的頭上，在外面的那一團山上，可以看到有二萬名由蘇爾催迫着一路追

了過來的法蘭西兵士。他們跟那稀薄的幾行英吉利步兵比較起來，無論在地位上，或是馬隊和礮隊上，都佔着絕對的優勢。在這背景的左邊，面對着霍普，是由德拉波爾德和梅爾勒的分隊所組成；在拜德四周，祇由那個愛爾維那村莊來隔離着，排成了一個可怕的弧形的，便是麥爾美的分隊，拉烏賽和羅爾什的輕騎隊，以及弗蘭契斯奇的馬隊；在最高的地方，還有一座包含着十一尊重礮的礮壘在擊射着整個英吉利的陣線。

時間是將近兩點鐘；不久以前，法蘭西前線上正起着一陣活躍的動亂。我們可以看到有三行軍隊從他們的陣地上移下來，第一行走向英吉利陣線中的最薄弱的大衛·拜德爵士的一分隊，第二行走向中部，第三行走向左翼。從礮壘上打下來的轟擊，同時還在掩護着他們的前進。

接觸開始了，英吉利兵被敵人的礮隊一排排的打下來。兩軍在他們之間的峽谷中的村子裏交着鋒，戰鬥是越來越猛烈了。

我們可以看到約翰·謨亞爵士在灰暗的天幕下騎着馬奔向前線去。

憐憫之精靈

我像在上面那個城中清楚的顯現着的

那座聖·加羅斯花園裏幻想似的看見了

他的名字，日期，和那偉大的事業，都這樣

像一座紀念碑似的很清楚的標刻着了，

但現在，這事業卻還是不固定的幻影哪。

年歲之精靈

這幻象祇能當做猜度，不能完全相信的。

當漢亞達到了前線的時候，弗萊塞和沛吉特卻移向右邊去，在那邊，英吉利方面是最受到嚴重的威脅的。一粒葡萄彈打掉了拜德的手臂。起了一陣小小的騷動，他便被擡到後方去；同時奈比歐游擊也不再看見了，他已經做了敵人的俘虜。

這些不幸的消息傳到了約翰·謨亞爵士的耳朵裏。他卻衝到更前面去，親自率領着第四十二軍和一隊近衛軍；那一隊近衛軍都在鎗上裝好了刺刀，把敵人逼了回去。謨亞在鼓勵他們前進的時候的姿態，是非常激厲的。被追趕着的追兵和約翰爵士本人，現在都走到了小山背後去，不再看見了。啞場完畢。

觀點移到了英吉利陣地的最近的後方。一月上旬的薄暮已經開始在散佈着它的陰影，一陣陣悲慘的喊聲從謨亞和前進的軍隊開進去的那小山背後傳出來。一些散兵在陰暗中走着。

### 第一散兵

我知道的，他是吃到了礮彈了；我向全能的上帝禱告，希望他不會就這樣死了呀。

### 第二散兵

還是讓他死了吧。他的肩胛已經給打得粉碎了。因為大衛爵士受了傷，約翰爵士便焦急着怕

右方會失陷，因此他纔衝上去，想拿它守衛得更嚴密一點。

### 第一散兵

無論如何，他還是不能使你嚴守陣地呀。

### 第二散兵

你自己也是一個樣子。

### 第一散兵

真的，對於一個祇有一條性命而沒有鎗桿子的人，這是一個很危險的地方，因此，我覺得還不如躺在地下，讓他們搬回到後方去的好。一個人不見了鎗桿子，是不能仍然照樣的打仗的，我倒底也不是一個不知死活的莽漢哪。

### 第二散兵

我因為失掉了鎗彈匣子，我也就跟你一樣了。如果你還有着你的鎗桿子，我也還有着我的鎗彈匣子，你知道，咱們現在一定還是在那邊呢！咱們之所以不在那邊打仗，那完全是政府的錯處，因



爲他們並不給後備軍供給一些新的鎗械。

### 第一散兵

當他帶領着我們去衝鋒的時候，他是怎麼說的？

### 第二散兵

「第四十二軍呀，你們要記得埃及！」我親耳聽見過這樣的話。真的，這就是他的嚴格的教條。

### 第一逃兵

「要記得埃及。」不錯，我是記得的，因爲我以前也在那兒……真的，現在恐怕馬上就要退卻了！

### 第二逃兵

你聽我說。「第四十二軍呀，你們要記得埃及。」他是眼看着向我們擊射的法蘭西礮壘這樣的對我們說的。接着，便看到他從馬背上給打下來，仰天的躺在地下了。我記得埃及，同時也記得剛才發生的事情；我記得很熟，就是那城牆上的路徑都至今還非常清楚呢！——哈定格隊長正近在

他身邊，一看見便跳下馬來，他和他隊裏的一個人把他擡着，現在是在把他擡回來了。

第一散兵

可是，無論如何，現在可又要退卻了。記得埃及好！

〔第一散兵下。〕

第二散兵徘徊了一陣子，然後突然跟着第一散兵走去。安得生總兵和其他一些人匆忙的上場來。

一軍官

拿一條毯子來，一定要把他擡着纔好送回去。

〔聽到吶喊聲。〕

安得生總兵

這就是表示我們快要勝利了！祇要命運肯收回了這最後一次打擊，現在這時候，

就可以看到昏沈的天上現出顆明星了！

〔下。〕

在昏暗中，六名第四十二軍的兵士手擡着約翰·謨亞爵士上場來。哈定格隊長走在旁邊，扶住了他。他暫時被放下在一垛牆的蔭蔽處，他的左肩已經給打掉了，手臂由一絡筋肉懸掛着。  
格雷漢總兵與烏德福德隊長同上。

### 格雷漢

烏德福德，這傷是非常嚴重的。你快些騎上馬去找位醫生來，就把那看護着

大衛·拜德爵士的醫生找一位來也好。

（烏德福德隊長下。）

他的血流得這樣快，這樣多，我真怕他

會流血而死去，根本就來不及救治了！

哈定格

現在也沒有醫生，我來替他止止血吧。

（他把自己的腰帶褪下來，努力替他在受傷處捆紮着。謨亞微微一笑，搖着頭。）  
血還是一點也止不住！那傷口太大了。  
大得幾乎連一個人都可以鑽得進去！

一名兵士拿着一條毯子上來。他們把謨亞擡到了毯子裏去。正在擡進去的時候，他的始終佩在身上的刀的把鈕忽然穿到了他的創口裏去。

我把這把刀解掉了吧——它會碰傷你的。

（他開始解着刀。

不要。隨它去吧！反正總是這麼回事了。  
我希望能够佩着腰刀在陣地上死去。

哈定格

你的聲音還很康健。這聲音在預言着  
你馬上就可以復原的。

謨亞（悲慘的看看他的創傷）

哈定格，不會了：

造物者是不放鬆的！我的肩胛沒有了，  
這左邊是差不多連肺部都快露出了。  
現在，我充其量也祇有幾分鐘好活了……  
你們能不能把我擡過去，讓我再看看  
戰事究竟進行到怎樣。

哈定格

可以，約翰爵士——

再走上幾碼高的地方，就可以看得見。

他們把他在毯子裏搬到了比較高一點的地方，把他擡起來，讓他可以看見那峽谷和戰事的進行。

謨亞（愉快的）

他們彷彿在前進了。是的，是在前進了！

約翰·霍普爵士進來。

啊，霍普，我個人的傷勢固然是非常糟，

可是那邊的戰事卻進行得很順利呢。（握着霍普的手。）

你不要走，我談談話可以忘記了痛苦，

你也可以對我講講——法蘭西兵退了嗎！

霍普

我親愛的朋友，他們在慢慢的退卻了。

謨亞（他的聲音軟弱起來）

我希望英吉利這一次——能够如願以償——

我希望我的故鄉一定——能够替我復仇……

我把克勞福德派到了奧倫斯路上去，

那是一個大錯誤。但如果我不派他去，

波納巴特卻會從那邊向我們進逼的……

霍普

如果蘇爾是在路戈鎮那方面來應戰，  
那就好！我們可以把牠打得落花流水。

謨亞

是的……不過我是從來沒有碰到好運氣過，  
就是蘇爾從那邊來了，也是沒有用處的。

我雖然也有過好運氣，但是（悲憤的）卻總每一次

都是連帶着各種各樣的，很不幸的事情……

啊，這樣對於一個垂死的人是不適當的；

我們這些人，誰都是抓在命運的掌心裏，

我所受到的磨難，還不能算是最大的呢！……

照理，查拉戈查被圍的情勢一定很兇險，

如果真是這樣，我真替這個地方擔心呀。



我在達哈根的時候聽到說那地方最近還是那麼英勇的支持着，始終不肯屈服。

可是現在，我是看不到了。——啊，你們能不能

儘先去看看我的朋友把情形告訴他們；

再對我的母親說……（他的聲音越變得微弱了。）

霍普，霍普，我有許許多多事情想託你呢，

可是衰弱卻把我的舌子黏住了！如果我

不能再看見斯坦霍普，那麼請你關照他，

要他去通知一聲我的妹妹。你一定知道，

我們之間的感情是從來就非常親切的……

格雷漢總兵好嗎？我的那些副官都好嗎？

我已經做好了我的遺囑，——我另外抄錄着，

早已託給科爾邦了。

霍普

科爾邦正在走過來。

副官長科爾邦游擊進來。

謨亞

法蘭西兵已經打敗了嗎？科爾邦，退了嗎？  
啊，你瞧瞧，他們竟把我打成這個樣子了！

科爾邦

我看到的；我心裏真是說不出的難過着。  
醫生是不多一會兒就可以來到這裏了。

法蘭西兵已經退卻——離愛爾維那很遠了。

謨亞

這樣是再好也沒有！沛吉特是在附近嗎？

科爾邦

約翰爵士，他是在前綫。

謨亞

替我向他致致意！

二外科醫生進來。

啊，醫生，你們恐怕沒有法子把我醫好了。——

可是我覺得還很壯健；——我心裏很是害怕，

我怕我的死，也許還要等上好許多時候；

可是我希望不要太長！

二醫生（在匆忙的診視了一下之後）

約翰爵士，你必需

馬上就給擡回到你自己的營帳裏面去。  
請你要儘可能的一動也不要動，照這樣，  
他們纔可以把你平平靜靜的擡回營去。

謨亞

什麼事……那邊的火光像漸漸的淡起來了？

科爾邦

不錯，一定是我們的軍隊到處在逼上去。  
我聽說，他們的將軍科爾貝也已經陣亡。

他們把腰帶張在毯子下面，拿他擡了起來，開始擡着走。一輛輕車進來。

謨亞

那車子裏是誰呀？

哈定格

約翰爵士，是溫支總兵。

他受了傷，可是他定要叫這輛車來載你。

謨亞

不要。這很好了。你們也用不到跟我來的；

這裏還有許多事情在等着你們去做呢。（愉快的吶喊聲。）

啊哈！我就是希望自己能這樣的死法呀！

謨亞，擡他的人，醫生，等等，慢慢的在黃昏中向古羅尼里退去。

全場黑暗起來。

## 第四景

### 古羅尼亞 堡壘附近

時間是在第二天天明以前，一切事物都還藏在昏暗中。但在昏暗中卻已經可以模糊的認辨出高起的聖·卡羅斯的園子的輪廓，以及四周圍的古羅尼亞古城中的許多屋宇來，雖然那地方並沒有一盞燈。在下面的港口裏的許多運輸船，卻都還點着風燈。

在城牆的角上有一盞掛燈閃耀着。若干名英吉利第九軍裏的兵士，正用着臨時的器械在掘一個墳墓。

一個聲音（從遠處的昏暗中傳來）

「主這樣說，我便是復活和生命：信仰我的人，即使他已經死了，可是他還能夠活着。」

兵士們擡頭望，看見從那一片土地的最遠處慢慢的走過來了一行行列。這行列在由幾個參加的份子拿着的提燈的光中走過來。有時候，光線會射在幾個擡着一具屍骸的人身上，那具屍骸並沒有棺材，祇捲在一條毯子裏，上面像柩衣似的粗粗蓋着一件軍服。屍首正在被帶到那還未掘好的墳墓去，後面跟着霍普、格雷漢、安得生、科爾邦、哈定格、和一些副官，前面走着一位隨軍教士。

### 第一兵士

他們來了，他們真性急得像我們一樣。要掘得更深一點，現在已經來不及了：把這麼深的一個底剷平也就很好。

他在這個隨便挖的洞裏，也可以像是在皇陵裏一樣的舒服呢。

### 第二兵士

還是再掘那麼一尺深好一點，這裏四周圍全是些外國人，他的奇怪的肥料真想不到是用什麼東西做的！無論如何，咱們再替他多掘六吋，好不好？

### 第一兵士

現在是來不及了，還是把底剷平吧。

那短短的行列來到了這地方，等了一會兒，等那未掘好的墳墓由第九軍的兵士粗粗的掘好。兵士們從墳墓裏走出來，另一名兵士拿着提燈去照着隨軍教士的書。冬季的白晝慢慢的來到了。



教士

「凡是女子所生的人類，都祇有短短的時間可以活，而且是充滿了困苦的。他剛剛長起來，就馬上給割下了，像一朵花；他像一個影子似的消逝，永遠不停留一下子。」

在不遠的地方，法蘭西礮壘上開着一聲礮；接着又來了第二聲。港口上的船隻都熄了它們的風燈。

科爾邦（低聲的）

我知道一到天亮，他們又要開火了。

霍普

我們必需要儘量的省下些時間來。

這悲慘的儀式能不能快點結束啊？

在把屍首放下去的時候，又聽到一聲礮響，他們陰沈沈的向那排列着法蘭西軍隊的山峯望望，然後又向那墳墓望望。

教士

『因此，我們把這屍身放到地下去。土歸於土，灰歸於灰，塵歸於塵。』（又是一聲礮響。）

一顆炸破的礮彈在不遠的地方掉落着。他們吹熄了他們的提燈。繼續開着火，有幾粒子彈是打在他們下面的港口裏。

霍普

有許許多多的活人都把性命託付給我們，要我們去挽救，他們恐慌的逃着，

想要趕快上船去；爲着這許多的活人，我們不妨把對死者的儀式簡省一些，這在死者，我們知道，是決不會在意的。

哈定格

他如果還有知覺，他也會這樣的吩咐……

霍普

這樣說來，我們最好還是把這個禱告

趕快結束了吧——越快越好！——沒有說的話，

我們大家心裏默禱一遍也就行了。

教士（他的語聲因破聲而顯得零碎）

「……我們極誠意的感謝着你，因爲你已經把我們這位弟兄從這個罪惡的世界的痛苦中挽救出來了……他同時也教了我們，在這絕望的人生中，我們是無需乎替那在上帝的地方長眠

的人們難受的。……願上帝從我們的居間者和贖罪者耶穌·基督給予我們這種恩賜。」

軍官們和兵士們

阿門！

第九軍的掘墳的兵士很快的把墳蓋滿了，送葬的人物退去，幕閉。

## 第五景

維也納

斯德芬斯場上的一家咖啡店

場上顯出了一個介乎光明和黑暗之間的薄暮，有幾盞燈點着了。在離開一點的地方，聖斯德芬斯禮拜堂的偉大的建築和高塔一直矗立在雲霄，最後的夕陽卻還照在它的高處的石料上。一羣羣的人們坐在許多桌邊，喝着酒，看着新聞紙。有一羣人是非常興奮，其中包含着一個英吉利人，正在高聲的談着話。近邊的一位公民從報紙上擡起頭來望着他們。

公民（向那英吉利人）

先生，我在這裏也看到了你們所討論着的，

你們的謨亞所帶領的那支雄兵的厄運了。照他這樣的精神，雖然失敗，但不能算屈伏，像他這樣的英雄的死，簡直是莫大的榮譽，竟可以使勝利者的光輝都會相形見絀的。

### 英吉利人

的確是這樣的。有人雖然罵他，但也佩服他，雖然討厭他，但也贊美他。我幾乎可以預言，他在他那充滿了動人的甘苦的一生之中，所忍受着的許多別人所沒有受過的痛苦，一定能使他一生的故事增加着一種魔力，而使他的那許多偉大的事業的記憶，能像勝利者的光榮一樣長久的，永遠的存留在

後世的無數的人心裏。——這新聞紙上說起了  
軍隊是怎麼開回去的消息嗎？

公民（又看着報紙）

有的，這是從

你們的新聞紙上引下來的，他們是飽受着  
無數的風霜和困苦纔到了普萊茅斯海峽。  
這消息這樣說，他們簡直不像人而像鬼了：  
一方面，一路上缺乏糧食，忍飢挨餓的回來，  
一方面，在退卻的時候又受了疲勞和困苦。  
有幾個上岸之前已經死掉，有幾個在擡上  
岸來的時候也死了。在樸茨茅斯也是一樣，  
大衛·拜德爵士的傷勢還是沒有恢復過來，

他躺在一張小牀裏，又白又瘦，像是一張紙，約翰·霍普爵士也瘦得祇剩下一副枯骨了。——此外，這裏還說起，據政府方面可靠的消息，他們還要再積極的準備着一次新的遠征，從新出發到西班牙去。

英吉利人

這消息我也聽到過。

公民

先生，你們還要來一下呢。我們這邊也一樣！

第二公民（對着對面的禮拜堂尖塔）

你有沒有看見今天一清早在那兒舉行的

大彌撒典禮嗎？（向那英吉利人。）



英吉利人

不錯，我今天曾經進去過的；人真是多極了，我差不多連硬擠都擠不進；可是有許多人都這樣蕩來蕩去的沒辦法，我就也這樣蕩一陣算了。

第二公民

聽說那位年輕的

瑪麗亞·路易莎公主也在場的，究竟是不是？

英吉利人

是的，是的；同時所有的皇族也都全體在場；當那位主教替那高掛着的衛國軍的旗幟祝福着的時候，那裏的許多人簡直興奮得

狂喊起來；這興奮，你們那位公主也參加的。

## 第二公民

她真是值得讚美的，她看到了法蘭西報紙對我們的朝廷作了這樣的侮辱，她簡直是忿怒到了極點了。——其實，報紙倒不是自願的，完全是出於他的命令。他是像魔法師似的把那些報紙全抓在手掌心裏，祇要一捏緊，它們就會說着他所要說的話了！……她真是個非常愛國的女孩子，她也痛恨法蘭西人的。最近我曾經聽到有人說起，她在不久以前曾經得到一個非常可以叫人相信的預兆，知道波納巴特是命裏註定着今年要死了。

英吉利人

要使這個預兆完全實現，你也得出一分力。

## 第二公民

那是當然！我們現在正有着個極好的機會，可以出人不意的突然引起了戰事，而把他迅雷不及掩耳的捉住。他那熟練的軍隊的全部精華，現在是都集中在西班牙，正在跟你們貴國的軍隊交鋒；而在德意志的軍隊，卻又是這麼零零碎碎的到處胡亂散佈着。

## 第一公民（又從他的報紙上擡起頭來）

我在這裏還聽到說，他已經立過誓擔保着不再來無理的侵犯我們的任何一片領土，

祇要我們能够答應他，馬上把我們國內的軍隊裁減了。你想想，他竟提出這樣的條件，他的擔保可不是見鬼嗎！他真是欺人太甚。

（向那英吉利人）我喝這杯酒，祝賀着你們貴國的始終如一。

我們和其它好許多歐羅巴大陸上的國家，都這樣忽而向他挑釁，忽而又向他求和了，你們卻並不像發寒熱似的時常在變化着，而始終對他們抱定了堅決的敵對的態度！

英吉利人（笑）

我們是沒有像大陸上的人那樣的被一種基督教的寬容精神所麻醉啊！（他們喝着酒。）

從遠方的街道上傳來了一陣軍樂聲，中間還夾着吶喊。第三第四公民進來，後面還跟着好些人。

第一公民

是什麼事呀？

第三與第四公民

那邊是在宣佈查理士公爵已經被任命着總司令的職務呀。

第一、第二、等公民

好極了！這樣真是好極了！

大家從座位上站了起來，非常興奮的互相碰着杯子。

## 第二公民

如果我們不是趁這個最適當的時候馬上就宣了戰，我們的短礮和長鎗就說不定會給我們去丟一個臉回來的！就在今天上午，我曾經碰到了幾位衛國軍；他們都性急着要出發了，雖然他們還祇入了幾個月的伍。

## 英吉利人

這其實倒是須要考慮的。他們如果比起那老練的法蘭西兵來，實在是覺得太年輕了！

## 第一公民

拿破侖的軍隊裏也是些未經世事的青年，他最近一次徵兵所徵來的人，其中有幾千

簡直還是些孩子。但是他卻想出各種法子把這些小夥子混雜在那老練的兵士淘裏。

## 第二公民

這個國家所犯下的，看來是最可悲的錯誤，就是在一定要替每次的挑釁找一個藉口。其實，我們是應該絕對不肯妥協的苦鬪着，一定要像英吉利人似的始終如一纔不錯。法蘭西人，那本來就是我們的幾代的仇敵，而這個憑藉着武力在橫行不法的冒險家，這個褻瀆了我們的神聖的神座的大膽者，卻又是我們所受的一切苦痛的主動人物……他無所顧惜的踐踏了我們的五穀和菓樹，

竟使我們整個國家都變成一片不毛之地。你想想，在上一次的不幸的戰事中，我們是受了多少痛楚，這也是他所引起的事情呀！在宮殿裏，在商號裏，在田野裏，和在茅屋裏，有多少變成寡婦的女子，死了爸爸的，以及死了孩子的，他們所流下的眼淚，恐怕就是再過幾十年都不會乾吧。像這樣子的屈辱，是除了再打仗之外再沒有消滅的方法了；整個歐羅巴的解放是祇靠着這次的行動，它已經渴望了好久，想要推翻這個暴君了！現在，就由我們來首先發難，時機是來到了！

（在桌面上拍着。）

第五公民（在另一張桌上，從他的報紙上擡起頭來，遠遠的說着）



我看到這裏說，俄羅斯已經聲明不肯幫忙，同時還說它知道普魯士也一定跟它一樣；這樣看來，希伐爾真堡親王到亞力山大的宮庭去的使命，大概是已經宣告失敗了吧。

### 第三公民

老實真是個莫大的罪惡，他真是太老實了，竟這樣明言着他對於拿破侖所抱的惡意，這自然是太觸犯他們那位皇帝的耳朵了。

### 英吉利人

有人說他對於沙皇實在是過分的老實了，他甚至暗示着說，他的成爲拿破侖的聯盟，是會叫人疑心他和那個科西卡人連通着，

用各種祕密而不正當的方法去推翻那些可憐的，輕信的，幼稚的西班牙方面的朋友。這樣，沙皇自然要不高興了。

### 第三公民

而我們的點品——

那最後一道頂精緻的菜——卻也是一個錯誤。

### 第一公民

希伐爾真堡親王的點品究竟是什麼呀？

### 第三公民

這就是替奧地利的王太子向亞力山大的妹妹，俄羅斯的公主，求婚的那一件事件啊。

### 英吉利人

無論有沒有提出，這是決沒有可能答應的：  
公主是早就約定給波納巴特，做他皇后了。

### 第一公民

那内幕我很懷疑！

### 英吉利人

過一些時候就會知道的。

### 第二公民

在我們第一次得到了響亮的勝利的時候，  
俄羅斯軍隊一定會看了眼紅，非常急迫的  
想跟我們合作了，到那時候，恐怕他們內閣  
也就沒有法子反對了！

遠遠傳來了一陣軍樂聲，還夾着一片吶喊聲。有許多人們正匆忙的經過，向那發出聲音來的地方走去。第六公民進來。

## 第六公民

查理大公爵正帶着

他部下的所有的軍隊剛從跑馬場街那兒

開了過去呢！

坐在那裏的一些較年輕的人熱烈的跳了起來。走出去，年齡較大一點的，卻還大部分都留着。

## 第二公民

自古以來，恐怕沒有一個國家，

會像處在這麼個動亂的時代的我們一樣，  
竟弄到了非去擔當這場狠關不可的地步！

軍樂的奏聲和喊聲慢慢的薄弱了。公民們回來。

## 第一公民

朋友們，關於舉國的狂熱又有什麼消息嗎？

### 從新進來的公民們

在沒有達到跑馬場之前，大公爵還停下來  
對他的兵士們作了一次演說，那演說正像  
黎明時候的太陽照亮了朝東的屋子上的  
許多玻璃窗似的，把所有在場者都激動了：

熱情的義勇軍從村子裏，從城市裏，都一齊蜂擁而來，是已經超出了所需要的人數了！

第一、第二、等等公民

好！這樣纔對勁！好！上帝保佑！我們一齊前進！

他們站立起來，接着就互相碰着杯子，最後卻又變得安靜了，從新去看着報紙。夜漸漸的來到。在對面街上，一些舞廳都點亮了燈，跳舞是開始了。從這裏可以看到有許多人正極有丰姿的照着絃樂隊的緊張的音調在迴旋着，樂隊正在奏着一支有一個帶戰爭意味的名字的新的華爾茲舞曲，這舞曲不久就會遍佈到全歐洲。跳舞的人一邊舞着，一邊在唱着愛國的歌詞。

夜幕垂蓋下來。

# 第四幕

## 第一景

維也納城外的一條道路

這是五月初頭的一天早晨。大雨傾盆似的下着，中間還夾着一陣陣的雷震。微溫的雨水像有一種魔術似的使許多樹木都顯出一種軟綠的色彩，同時又使不平的官道上的車轍成爲小小的河道。

一輛浸得爛濕了的旅行車正在經過，祇帶着極稀少的幾名隨從。在車子裏面坐着四位女子：瑪麗亞·路易莎公主，年紀約莫十八歲；她的繼母奧地利皇后，弗蘭西斯的第三位妻子，祇比公主大四歲；兩位奧地利宮中的隨侍命婦。在後面跟來的是一些從車，裏面載着僕人和行李。

車裏的人大部分的時間都是沈默着，彷彿是在一種陰鬱的心境中。她們時時的向那在外面瞥過的潮濕的春景望着，那景像顯得是被在車窗上掉下來的雨點，以及旅客的呼吸在玻璃上所造成的雲霧所扭曲了。在四個人當中，精神最好的一個便是那公主，一個美麗的，藍眼睛的，身材高高的，嘴唇圓圓的女郎。

瑪麗亞·路易莎

雨打得進來也好，打不進來也好，我無論如何要把這扇窗開了。請你們讓我開了吧。（她直接把窗打開了。）

皇后（呻吟）

是的——開也好，——關也好，——我都不不要緊。我覺得很不好過，什麼事都管不到了！（車輛在一個洞上顛了一下。）真要命！你想想，我竟在這麼一輛破爛的車子裏，在這麼一條路上，在這麼一種天氣，倒要離開我丈夫的家呀。（雷聲響着。）這就是他的鎗聲哪！



瑪麗亞·路易莎

媽媽，不是的！這不會是他的鎗聲。當我們出發的時候，他們對我說，他還祇在從拉鐵斯朋到這兒的半路上，因此，他一定還在離這兒將近一百哩遠的地方呢；一枝大的軍隊是走不快的。

皇后

應該永遠不讓他走過比拉鐵斯朋更近的地方來纔對呢！在愛赫繆爾地方的勝利對於我們真是致命的打擊。愛赫繆爾呀，愛赫繆爾！我相信，在我們未到蒲達之前，他一定會趕上我們的。

第一隨侍命婦

皇后，如果真追上了，我們難道真會給當作俘虜而帶着腳鐐手銬到巴黎去嗎？

皇后

那當然。可是我也顧不到充其量，弄到這個地步也就完了……我覺得混身潮濕了，又冷，又疲倦！（她掩住了她的眼睛，像是要瞌睡的樣子。）

瑪麗亞·路易莎

看她這樣的受不住，真是非常可怕的！（關了窗。）祇要道路不是這樣的不好，我自己倒的確不在乎。我簡直有點覺得寧可留在那兒；雖然在他來到了之後，礮聲是一定非常可怕的。

### 第一隨侍命婦

我不知道他究竟會不會打進維也納來。公主，他的人會不會把所有的屋子都打掉？

### 瑪麗亞·路易莎

如果他打了進來，我可以斷定他的勝利一定不會支持到很久。我的叔叔查理大公爵馬上就會追上來了！我會聽到過許多關於波納巴特的結局的預言，而且可以斷得定的，這結局是不遠了。他們說，在默示錄裏面被提起的那個人，指的就是他。就在今年，他就要在戈羅涅的一家名字叫做『紅蟹』的客棧裏死掉了。我也並不以為這些預言一定有極重大的意義，可是真的，如果這些話會靈驗了，我倒是非常高興的！

### 第二隨侍命婦

公主，我們也是一樣。那麼他的離婚計劃現在可怎麼樣了啊？

瑪麗亞·路易莎

也許這件事還沒有一點報告。這種謠言，我們是不能十分相信的。

第二隨侍命婦

可是，公主，他們卻全這樣說，他的確已經決定要把約瑟芬皇后放棄，而且在去年十月裏，他跟亞力山大皇帝在愛爾福特會面的時候就已經說定了，他要娶安娜公主做他的第二位妻子。

瑪麗亞·路易莎

我可以斷得定，她的母后一定不會答應讓羅曼諾夫族的閨女去嫁給一個科西加的平民的。叫我做了她，我也不願意！

第一隨侍命婦

公主，也許在這些事情上，他們俄羅斯人是不怎麼看重的，他們自己也是新起來的王朝，不像我們奧地利似的有着像你們這樣一個古舊的皇朝。

瑪麗亞·路易莎

也許是的。雖然在去年冬天到那邊去開談判的希伐爾真堡親王曾經對我說，他們那位皇太后倒是個傲慢的老東西。我父親說的，如果他們兩家真結合了，對於我們國家真是個很大的不幸。我倒以為這一類事情並沒有什麼大關係，就是要把我們流放都不要緊……我希望我的父親平安！

一位隨侍的軍官趕到車窗邊來，車窗開了。

皇后（張開了她的眼睛）

又有什麼不幸的消息嗎？

軍官

皇后，我們剛纔聽到了一個謠言，據說是

法蘭西大兵已經沿着拉鐵斯朋的大路

在到這裏來了，中間是他們的皇帝本人，前鋒的軍官是拉納，馬賽納，和貝西野爾，他們已經把愛伯斯堡的城池佔領下來，把所有的屋子都燒掉，又在施行着屠殺，同時又在燒着一大堆的死人和受傷者，因此到處街道上都聞到焦皮肉的氣息。在這以前，敵人又曾經渡過了特勞恩河，驅着勇敢的希勒的軍隊來將我們追趕，而長驅的到了安斯特登——這樣，跟維也納又比以前接近了三十多哩路的距離了！

### 皇后

希望上帝能够可憐我們呀！可是爲什麼

大公爵竟不能把敵人攔住不給過來呢？

### 軍官

皇后，查理大公爵殿下，自從他萬不得已向波希米亞那方面退了兵之後，簡直就沒有這樣的氣力，而且時間又是來不及照了預定的計劃那樣去和約翰大公爵以及路易斯大公爵儘快的取得聯絡了。因此，拉納將軍就飛快的趕到維也納來，同時還有烏底諾和德蒙所帶領的步兵，還有馬賽納和他所帶領的全部的馬兵，再加上拿破侖自己的近衛隊和鐵甲兵，以及他親自帶領的整個兒的大隊人馬。

皇后

這樣說，維也納是完了！

軍官

真是毫無辦法的！

皇后，您這樣逃走，還一點也不算太早呢。

車窗關上，那一個行列在朦朧的雨水中不見了。

## 第二景

羅波島，對面是伐格蘭

在從半空中望下去的景像後面的北方地平線上，那便是從左邊的畢珊堡一直伸展到右邊的伐格蘭高原的一帶高地。在這一帶高地前面，是伸展着馬支菲爾德平原，那平原是空空洞洞的，沒有樹木，祇有極少的一些屋子。（註一）

在前景中，多腦河緩緩的流過那場面，又曲折的在一些河中的有許多樹木的小島邊穿過。那些島嶼中的最大的一個，即在眼睛下面的那個，就是羅波島；那河流像是一條多節的樹枝，而這個島，便像是樹枝中的一個結。

在這個島上，可以看到密密層層的排着無數黑黢黢的人羣，那便是穿着法蘭西軍服的步兵，



馬兵和礮兵，人數差不多達到十七萬名。

舉起我們的眼睛來看看在他們對方有些什麼東西，我們就看到，在前面說起的伐格蘭高原上，在它前面的左方和右方，是伸展着奧地利的陣線，白色的，閃耀着的，人數達十四萬。

七月的午後慢慢變成薄暮，薄暮變成黃昏了。一種浸透了那生動的景像的，漸漸沸騰的感覺使人迫切的期待着，直到後來，連整個空氣都像被期待的焦急所充滿了。一件偉大的事跡正在等着產生。

### 啞場

在夜幕的掩蓋下，第一次的變動便是那島上的密密層層的軍隊開始準備交鋒的一件事。那隊兵士像是一大片的蘆葦，在這一大大片中，每一枝蘆葦都應該算是一個人。

一架大橋和另外一些較小的橋把那島嶼和較遠的對岸連接着。在對面是一些龐大的方形礮臺和彎月礮臺，這是奧地利軍隊特意造起來抵擋敵軍穿渡用的，而法蘭西軍隊卻在濃密的礮彈中虛張聲勢的像要從那條大橋拚命衝過去。

但這實際上卻完全是一種聲東擊西的辦法，雖然截止到現在，奧地利軍方面卻始終還沒有發覺。真正的目標卻是在前景的右方，在那小島的一個支脈後面，在敵人所看不見的那地帶上；在那裏，有一些大的木筏和一切平底船，每一隻上可以容納三百個人，正從一條被遮攔着的小港中慢慢的浮出去。

精選的軍隊來到了這些船上，這些船便立刻開始載了這些軍隊穿過去。同時在別一些看不見的角落裏也在悄悄的準備着浮橋，起先是分開的，慢慢的浮過去，聯在一起，而且由那些在木筏上渡過去的軍隊掩護着。

在黎明前兩點鐘的時候，幾千名被圍繞住的軍隊都開始走過了那些橋，而造成了一幅大規模的，從來沒有在軍事史上看到過的偉大的場面。在這樣進行着的時候，同時還陪伴着礮隊的猛烈的轟擊，而使奧地利方面也同樣的來回擊着。

在夏季，這樣的夜裏應該算是昏暗的，天上沒有月亮。暴雨現在又猛烈的下着，夾着閃電和雷聲。自然界的雜亂是這樣奇幻的跟鎗礮的子彈的雜亂相混和，着燃燒着的礮彈和叉子似的

電光同時的劃破着那地方的空間，大礮發出來的聲音又跟從雲端裏發出來的聲音交互的響着。

有一位眼光陰沈的人物從這條橋到那條橋來回的踱着，差不多像一頭猛獸般不安定的踱上了一整夜。全身都沾滿了泥漿，又淋着雨水，簡直一點也不像是一位尊貴的或官場中的人物。這個人便是在催迫着他的人馬前進的拿破侖。

到天明的時候，大部分的人都已經渡過了河。到六點鐘，雨停止了，在迷霧中露出了太陽的臉來，陽光在法蘭西軍隊的頭盔和刺刀上照耀着。從奧地利的軍隊裏傳來了一陣驚奇的喧聲，他們把吃驚的臉轉向南方，看到了所發生的事情，他們的敵兵的行列是已經來到了那條河流的跟他們自己同一個方面，開始跟他們接觸，而準備向他們的左翼襲擊了。

拿破侖自己騎着馬，走在他的軍隊的前面，那軍隊現在是佈滿在平原上，而且已經排好了戰陣。

〔啞場完畢，觀點改變。〕

（註一）原註：「在那個時候。」

## 第二景

### 伐格蘭戰場

現在是從相反的一方面所看到的戰場，是從伏爾克斯多夫的一所府邸的窗上望到奧地利陣地後方的景像。那些窗差不多是向着正南，可以把馬支菲爾德平原看得一覽無餘，遠方一直達到多島嶼的多腦河和羅波島。右面西南方十哩遠的地方，顯出了維也納的聖斯德芬斯禮拜堂的高塔的尖端。在左面中部是那擠滿了人的伐格蘭高原，那形狀是這樣的有規則，像是一件藝術品似的構造着。在極左的地方，七月的太陽正在升起來。

在房間裏面可以發現弗蘭西斯皇帝和一些隨侍的家將；連同着陸軍部大臣和祕書一起坐在房間後面的桌子邊。從開着的門裏，可以看到一間內室裏有着一些裨將，洗馬官，副官，和其

他一些軍界人物，一位隨侍軍官走進來。

軍官

陛下，在黑夜的掩護中，法蘭西兵已經設法從側面偷擊到我們的左翼以及我們中部；他們這樣偷襲過來，就一下子把昨晚上的那種形勢完全改變了——等到我們開始發覺，他們這計劃是快要完成了。

弗蘭西斯

可是我卻聽到

口頭的報告說，查理大公爵自從昨晚上的那次猛烈的戰爭以來，也已經決定要修改

他以前的那種辦法，把隊伍弄得堅固起來，又下着嚴厲的訓令，吩咐約翰大公爵馬上要連夜的把他所有的兵隊都調到這裏來，準備要包抄到法蘭西陣地的後方，拿他們猛烈的襲擊着啊！

軍官

陛下，這樣很好，這麼一種猝然的舉動是可以把他們的歸路截斷了，使他們不能再安安穩穩的躲到那島上去；這種手段也可以叫那貪功的冒險家知道，如果要對付我們奧地利那種嚴密的軍隊，在自己的後方留着一條河水而向前衝鋒，

卻不是一種可以任意使用的安全的戰略！

弗蘭西斯皇帝和另外一些人從望遠鏡中察看着奧地利軍隊的形勢和動態，這軍隊在那平原上顯得是一片灰白的物體，在七月的陽光下的軍器和頭盔正散發着光輝，從左面的紐西德爾高塔起，經過伐格蘭，一直到右面的斯丹麥斯多夫村。在這一戰線外面，是那灰黑色的法蘭西兵，差不多跟奧地利的軍隊平行着。

#### 弗蘭西斯

在向右方移動的那許多人馬，我想一定是派去幫助着里支登斯坦的約翰親王向着那一方面進兵攻擊的，克列腦和柯羅拉特所帶領的軍隊吧？

稍停片刻。

現在，他們是已經達到了

右邊了，爲什麼總攻擊卻至今還不開始呢？

軍官

陛下，在左翼方面，現在卻是已經在開始了。

皇帝從新拿起了他的望遠鏡，看見許多人體從紐西德爾塔邊小山上走下來，渡過路斯巴赫河走近那法蘭西陣地——這個動作差不多繼續了好久的時間。

同時，法蘭西軍隊卻來到了我們的中部了！

弗蘭西斯（轉過身來）



那兒卻正是我們最薄弱的地方！我真不懂，爲什麼定要把中部的軍部儘量調動過去幫忙那已經非常堅強了的右翼，可是同時，我們的左翼受到這種襲擊，又是毫無救兵，卻竟不派些人馬去接應。

時間在沈靜中經過。

真的，一點也不錯，

敵人果然從側面向羅森堡的軍隊襲擊着，逼得他非向路斯巴赫那方面退卻不可了！

皇帝變得興奮起來，他的臉上流着汗。最後，他簡直不能再從那望遠鏡看着了，祇上上下下的踱將起來。

我的神經是說不出的混亂，真不能再看了。

你們把看到的情形告訴我——我可不敢輕信，

那伐格蘭的山峯背後真會是攻打不進的！

又沈默着，祇是這沈默卻時時被遠遠的鎗聲所打斷。

軍官（從望遠鏡裏望着）

克列腦和柯羅拉特正在拚死命的攻上去！

用我們的堅強的右翼來攻打敵人的左翼，

這畢竟是一個能够好好的實行的計劃呀。  
希勒和里支登斯坦是在那兒合在一起了。

弗蘭西斯

我也聽到從那面傳來了一陣陣的礮聲呀。

軍官

陛下，這是他們的礮聲。現在我們且來看看，  
敵人方面究竟有沒有發現那邊有着危險。

弗蘭西斯

我祇希望波納巴特能够發現危機而就此  
束手，不要再等到什麼都來不及了的時候！

軍官（停了一會，不情願似的）

啊，天哪！

弗蘭西斯（突然轉過身）

什麼？什麼？現在發生了什麼變化呀？

軍官

陛下，他們已經打進我們的中部來了！可是，我們的中部也沒有我所想像的那麼薄弱。貝勒加德對付得真不錯！

弗蘭西斯（向中央望着）

他怎麼樣對付呀？

軍官

法蘭西兵在濃密的煙霧中打進阿岱克拉；可是貝勒加德卻沿着後面的平原穿過去，向他們襲擊着，把他們散亂的打了回去了。

我還看到查理大公爵也親自開到那邊去，  
準備幫助貝勒加德應戰。

皇帝又拿起了他的望遠鏡；他們和其他許多人都悄悄的望着，有時候望着前線的右方，有時候望着中部。

弗蘭西斯

一點也沒有錯呀！

我們的軍隊在右方的攻擊一定會勝利的，

這真是奧地利偉大的超生呀……（時間過去。）你把望遠鏡

轉過來仔細的看看拿破侖和他們的副官們，

他們正騎着馬拚命的趕到他們的中左方去，

以便加強那邊實力來對付勇敢的貝勒加德。

你的眼睛能够望到他嗎？——就是那匹白馬，那匹單獨的跑在一隊飛快的前進的軍隊前面的。

軍官

陛下，我看到的；雖然我的望遠鏡看去並沒有

像你的望遠鏡那樣的清楚，……那匹馬想來就是

那匹著名的幼發拉底斯了——這是波斯的國王當做禮物送給他的。

沈默片刻。拿破侖來到了一輛正在行動的車子面前。這車子裏面載着馬賽納，他不久以前受了傷，不能再騎馬了。

弗蘭西斯

你瞧，那匹白馬和騎馬的人，在一輛不知道爲了什麼奇怪的原故在那裏趕來趕去的車輛旁邊停下來了……那騎着白馬的人，不錯的確是波納巴特，身邊圍繞着他的副官們……一定是又換了一種戰略了；可是我們不久總會發現是什麼戰略的！（停頓。）

法蘭西兵決定了

要固執的抵抗着我們的軍隊，他們的皇帝一來到旁邊，兵士就馬上變得頑強起來了。

時間過去。一副官進來。

第二部 第四幕 第三景

七六三

副官

陛下，查理大公爵是在左肩上受了傷了；他是太急迫的想要把敵人從阿岱克拉趕回去，他差些兒被敵人方面所擒獲了。但是他的傷勢卻並不算十分嚴重。——至於在我們的右方，我們是勝利的。

另一位副官進來。

第二副官

陛下，我們

已經從阿斯本的村路上把敵人趕回去，



愛斯林也已經收復了。更重要的消息是，他們後方的那些橋，我們也快要佔領了，他們非常恐慌的聚集在未失掉的橋邊，一邊把路塞住，一邊在喊着：「什麼都完了！」

弗蘭西斯

這樣，我們國家是得救了。上帝真該贊美！

〔兩位副官同下。〕

停頓片刻，在停頓中，國王和他的同伴們仍然焦急的拿着他們的望遠鏡。

我彷彿看到這場戰事像是發生了一種非常奇怪的現象。在我們右方，我們固然在很快的進展了；可是在左方，我們卻是

在一點點的退卻，照這局面再發展下去，兩邊的軍隊也許竟會像一個輪子似的互相換了一個方向。我真覺得並不樂觀！

另外一位副官進來。

### 第三副官

陛下，我們的左翼已經在達符的威脅下後退了，他真是無敵的！他派遣了兩隊兵穿過路斯巴赫一直來到紐西德爾附近，而他自己卻親自攻擊着前面那帶地方。他們的軍隊儘是一批又一批的擁上來，

簡直把那地方擠滿了。本來可以打回去——

弗蘭西斯

還是請你把大致情形簡要的說一說吧！

第三副官

我們已經被逼迫得離開了伐格蘭高原東面的那一地帶了。

弗蘭西斯

約翰大公爵在那裏？

爲什麼他不來呢？他手下一個人是足足抵得別人的一枝軍隊。他爲什麼這樣慢！

〔第三副官下。〕

時間過去，他們卻還彈着眼睛在察看那戰場。

彷彿紐西德爾附近的，我們的中右方也

在開始後退了！希望慈悲的上帝不要讓

海塞·宏堡也在那裏慢慢的往後退卻呀！

那位隨侍的大臣走上前來，皇帝和他密談着話；隨後，又上上下下一聲不響的踱着。又一位副官進來。

#### 第四副官

陛下，不久以前，我們把紐西德爾失掉了，

法蘭西兵的右翼已經到了伐格蘭高原；

諾德曼和委蔡已經陣亡；此外，海塞·宏堡，

瓦德赫本，謨格，還有差不多全部的名將

都已經或輕或重的受傷了！

陰慘的沈默。第四副官下。經過了十分鐘。一位隨侍軍官進來。

弗蘭西斯

在伐格蘭的山峯上響着的，是誰的礮聲哪？

軍官

唉，是達符的陛下，我剛爬到了這裏屋頂上，

所以把真實情形全看清楚了。

礮聲繼續着。遲延不決的許多時間過去。皇帝又去拿起了望遠鏡。

弗蘭西斯

這裏也看到

在我看來，彷彿他們早就有着事先的約定，要傾他們全部的兵力向我們的右翼，中部和左翼猝然間同時的，非常猛烈的攻過來！

軍官

陛下，中部這方面是最最糟的，如果我沒有看錯，敵兵彷彿已經迫近到蘇森布侖來了；中部方面的攻擊是波納巴特親自指揮的，他自己像是奮不顧身的冒着各種的危險，但還是像有一種魔術似的始終沒有受傷。

弗蘭西斯（依然望着）

哈！現在，查理大公爵已經懂得敵人的企圖，已經開始準備着對付的方法了。蘇森布倫一定是個必爭之地。（沈默。）這一次可進來得不少！——簡直馬上過來了。我們中部軍隊卻把他們環繞着。他們不會堅持吧？他們的主將是誰？

軍官

陛下，他們就是馬克多納爾德。

弗蘭西斯

像這樣子的

深入重地，恐怕要弄得片甲不留的回去了！我們要用我們的烈焰來把他們燒成灰燼。他們差不多已經被團團圍住了；如果真是

這樣，勝利就屬於我們了！他們後面是什麼？

軍官

是他們最後的準備軍，可以到前線補充的，我們怕還不能樂觀吧。

弗蘭西斯

是的，他們的準備軍——

他們的輕騎隊和鐵甲兵——準備幫忙作戰的。

你瞧他們一邊走，一邊兵器這樣的閃耀着。

真的，他們這一回是完全繫諸於這一舉了！

軍官

陛下，一點也不要緊的。他們的馬隊的攻擊，

現在已經完全慘敗了。



弗蘭西斯

步兵卻又擠了上來，

同時，在步隊前面又放着這樣的一尊大礮，這大礮的轟擊又使我們受了莫大的損失。

（時間過去。）

他們至今還是打算在那裏堅持。可是我們軍隊是這樣的堅固，這是用不到去害怕的。

第一副官又進來。

第一副官

陛下，查理大公爵已經不得已而退卻了；

照現在情形看來，這場戰事又未可樂觀。

弗蘭西斯（陰沈的）

是的；我也早看出來他不久就要退卻了，可是他退卻的時候還能反攻，還有秩序。

時間過去，直到後來，太陽已經移轉到了遠遠的西方。戰事的形勢現在是根本的改變了。法蘭西兵又從新奪到了阿斯本和愛斯林；奧地利兵從多腦河和伐格蘭的高峯退回來，人數顯得是加了倍；從伏爾克斯多夫望去，可以看到奧地利兵正面對着夕陽，而對面的法蘭西兵的武裝，卻在夕照中閃耀着。

弗蘭西斯（阻塞的歎息着）

轉機過去了。我們形勢不好，可是沒有絕望！

法蘭西兵固然是拚命的想進展，但是很慢。祇要約翰大公爵會很快的趕來幫忙應戰，這場戰事的形勢也許馬上就可以改變的；可是他還這樣遲延！

另一軍官（不久之前纔進來的）

陛下，他已經在過來了。

他的軍隊已經在法蘭西兵的後面閃動着，已經爬過西本布侖和勒本斯多夫的山峯。

弗蘭西斯（不耐煩的）

他到現在纔來！他爲什麼早一點不能來呢！

（他們注意的等候着。）

從這裏，我們是望不見那一方面的情形的。

進來了一位軍官，他在房間的後面向大臣談着話。

大臣（走上前來）

陛下，現在我可不能不來向你鄭重的提醒，也許到明天早晨，這場戰事就可以結束了，而照目前的情形，我們在前線的全部軍隊，似乎都在一步步的向比森堡那方面退卻，因此，您在這地方，也不再是安全的了，而且在這裏望風也是困難的。前哨兵回來說，無論達符，或是波納巴特他自己，他們都想帶着他們在前線衝鋒的中間隊伍兇猛的，一直向我們這一方面追逼過來，也許竟會

一直追到了我們這座屋子邊來都說不定。我想十分快是不會；今天夜裏總還不至於；但是我們應得早點準備。

弗蘭西斯

如果我們要離開，我們也應該從容的離開，堂堂皇皇的離開！誰能夠斷得定，我們今天所損失的，明天就一定沒有從新恢復的希望呢？

第四副官從新上來。

第四副官（喘不過氣來）

約翰大公爵，

因為看到我們的主力軍隊已經逐漸退卻，簡直就放棄了進攻，而其實，祇要支持下去，他也就許能把敵人的精兵完全擋住了的。

弗蘭西斯

唉，他真是太忠心了！現在，我們還是離開吧。像我們現在所擔戴着的這許多痛心的事，簡直可以把我壓倒了，去躺在牛欄或甚至豬棚裏的！這樣的辱恥！你想想！波納巴特是這樣無所顧忌的冒着他自己生命的危險，竟使我們的全部隊伍都棄甲曳兵的逃亡，而我自己卻祇安閒的躲避在這裏……我希望

西班牙那方面能够進行得比我們順利點，  
不列顛人卻不要跟我們一樣徒然的流血！

弗蘭西斯皇帝，諸大臣，諸軍官，和諸隨從同下。  
黑夜來到，場面開始暗淡起來。

## 第四景

### 達拉委拉戰場

就在同一個月份裏，而天氣也像前一景中一樣。

在達古斯河邊的達拉委拉城是在前景的極右端；在極左端有一帶山脈。

阿塞·惠萊斯里爵士所帶領的聯軍是伸展在中間——英吉利兵是在左方，西班牙兵是在右方——一部分佔據着全場左中部的一座小山，這小山是由一帶峽谷跟那山脈隔離着的，又一部分佔據着右中部的一座礮臺。這枝軍隊號稱有五萬人，而其實祇有二萬二千名是英吉利兵，他們都是背向着觀衆。

外面，在一座橄欖樹，橡樹，和軟木樹的樹林裏，是有着五萬到六萬名的法蘭西兵，面對着觀衆。



和聯軍。他們的右翼包含着一隊強固的礮隊，駐紮在一座小山上，剛巧和英吉利兵的左翼的小山遙遙相對。

在這一切的後面，撒里那斯山脈的一些高峯正做了全場的背景，那條小小的阿爾伯契河在那山腳下從左方流到右方，注入達古斯河，而達古斯河卻向前流到城邊，流到前面所說過的，全場的右方前角上。

### 啞場

酷熱而多灰塵的七月的下午是慢慢的變成黃昏了，朦朧的人堆從法蘭西陣地上開始掀動起來，走向前景，悄悄的爬在英吉利兵左面的小山去，突然向那英吉利方面猛烈的擊射起來。他們幾乎把那正在爬上去的小山佔據了。

### 謠言之精靈的合唱隊（縹緲的音樂）

地點是達拉委拉，時間是夜裏十點鐘。現在，呂香的猛烈的軍隊正在掃過來，還有勇敢的維拉特幫着他！而同時的，

拉比斯也從山谷開始發動！——

英吉利兵從黑暗的山坡開始反攻着，用鎗刺肉搏的把敵人從新逼了回去。因此，性急的法蘭西人的第一次襲擊，可說是已經在半路上斷送！

退回到了黑暗中之後，法蘭西方面馬上就用更多的軍隊從新上山來。每一個英吉利兵士所帶着的，高高的，方形的背囊，以及他們的軍帽，以及軍帽上的流蘇，都在暗淡的光中祇顯着輪

廓；他們正列好了陣在等待接戰。

謠言之精靈的合唱隊

他們在推進着！——他們一邊上去，一邊在吶喊，——他們加強兵力，精神抖擻的進攻；而掉落在敵人陣線裏的礮火的煙雲，看去像是一點比一點更高。

他們雖然離得這樣近，但一聲也不響，祇咬緊了牙關互相的擊射着，而祇讓喧天的礮火聲充滿了這黑暗的空間，造成一片混亂無比的喧囂。

他們已經迫近得所有的兵士都可以互相看得見面貌和頭盔，眉毛和肩章，看得見緋紅的雙頰，和燃燒似的眼球——

決定戰事的勝負就在今宵！

法蘭西兵又混亂的退回到隙地裏而拉比斯卻引兵向右方而去。聽到鎗聲漸漸的低下去，英吉利兵知道了發生的是什麼事情，他們便齊聲的吶喊着。

憐憫之精靈的合唱隊

照這樣，鎗聲漸漸的向後退去，而這場黑夜裏的劇烈的戰爭，是告一段落了。

注意力可以稍稍鬆弛，而他們整天來

緊張的精力也得稍稍休息，

勇敢的軍隊現在是十分疲倦的躺着，  
身上蓋着軍衣，身邊燒着熊熊的營火：  
天亮時他們還得在統治者的棋局中

拚命的掙扎，直到戰事完畢！

## 第五景

同上

啞場（續）

天亮了。法蘭西方面又拚命的嘗試着想要把英吉利兵從小山上趕下來，那種攻擊的情勢是非常的堅決，就連英吉利兵看了也不得不表示欽佩。

法蘭西兵是在走下到山谷裏去，穿過了山谷，在希爾的整個分隊的礮火下面希望走上英吉利那方面的山坡去，但是還並沒有一點用處。當他們退卻的時候，在那山坡上差不多剩下了將近有二千名的死傷的兵士。

白天進展，將近正午，空氣在強烈的熱度中震動着。下了休戰旗，戰事暫時停頓。

## 憐憫之精靈

現在，我所看到的，祇是一些口渴的軍隊，從兩個敵對的營陣裏一排排的走下來，走到那邊把他們隔離着的一條小小的溪水邊去，在那裏唯恐不及似的喝着水！他們隔着這條小溪互相熱烈的握着手，而且發現了他們是同一個地球的居民。——像這樣一種難得看見的，悲慘的手勢戲，真可以證實我們這時代是多麼錯誤呀！

## 譏刺之精靈

這不過是人生的奇怪的聯繫剛巧造成了你所看見的這麼一種奇怪的景像。在這樣的一個時代，我們是不能要求老年的年歲之精靈所謂「上天的密旨」去研究論理學的。上天所指示的

那些景像，先是互相狠鬪着，隨後又和平而客氣的一起喝着水，這就是趣味所在的地方，這就是這本戲值得一看的地方！

### 災禍之精靈

諷刺之精靈呀，你不要把你的諷刺話說得太多了，否則你就會提醒了那不自覺的上天的意旨，而使他變動這一切殘酷的節目，以致害得我大失所望呢！

鼓聲響着，那兩個國家的人從他們互相愛好着的阿爾伯契溪水邊離開了。黑沉沉的一隊隊法蘭西兵又從新集合起來。阿塞·惠萊斯里爵士坐在一堆土上，從那上面，他可以整個的望到那座競爭劇烈的小山；他在那裏動也不動的坐了好久。當法蘭西兵列陣準備接戰的時候，他樣子顯得像是有了一個決定的辦法。他騎上了馬，傳着號令，而那些副官便騎着馬走了開去。

法蘭西兵穿過炎熱的空氣緩緩的前進，哨兵放在前面，正式的軍隊跟在後面，移動着，但樣子



卻像並不在移動。他們的八十尊大礮同時擊射着，他們的礮彈把他們前面的一切地方都掃平了。維拉特走過了大峽谷，來到了那座著名的小山中間的平壇上，帶着步兵和馬兵一路上去，而呂香的人馬又在後面跟着。

第二十三輕騎隊和德意志的驃騎隊，遵照着已發的號令，在一個選定的時間出發去抵抗着敵人的隊伍的前鋒。他們到半路上就不再看見了。

### 憐憫之精靈

爲什麼這樣亂糟糟的究竟出了什麼事呀？

### 謠言之精靈

事情是這樣的，因爲看見敵兵慢慢的近來，這座鋼皮的肉牆便積極的在準備着應戰，想不到卻失足掉落在一個陷坑裏，以致於

這許多熱情的人和無辜的馬匹都殘酷的  
在坑裏死傷淨盡了。

憐憫之精靈

但是那些活着的人們  
卻還在前進！我不忍再看了。你對我講講吧。

謠言之精靈

那麼你就聽着吧。現在法蘭西人還在前進，  
帶着波蘭的長槍隊，威斯特法里亞的馬隊，  
他們把那不幸的島國人四周團團圍住，  
拿他們像河邊上的蘆葦般一批批掃射着，  
差不多要把他們掃得連一個人也不剩了。

同時，在不列顛的右翼，西巴斯諦亞尼的軍隊又急忙趕過來對抗堪貝爾將軍的分隊，拉比斯的分隊對抗着中部，而在英吉利左方的小山又從新被攻擊着了。英吉利軍和他們的聯盟在這裏擁擠着，而怒潮似的礮隊又正在這人堆裏掃出一條路去。

### 謠言之精靈（續）

現在，法蘭西後備隊裏的步兵和馬兵，也都擁上去攻打着那島國上的軍隊的中部了，直打得他們中部的陣線整個的瓦解……現在，是已經到了緊要關頭了。我們且轉移目標，再看看對方準備怎樣反攻。

阿塞·惠萊斯里爵士把第四十八軍派遣了下來，由多納爾蘭總兵帶領着，來補充那損失的

軍隊。它走到那退卻的軍隊邊，退卻的軍隊讓開了一條路，讓他們經過。

謠言之精靈（續）

他們真可算得

是不屈不撓的，再頑強不過的敵人了，你瞧，  
拉比斯是已經中了彈而死去，而那進攻的  
法蘭西兵卻退回到了他們原來的隙地裏。  
至於英吉利那方面，也已經打得精疲力盡，  
再沒有氣力追趕。——現在，那掛在西天的落日  
正用一種陰沉而不動情的臉色看着一切，  
而把跑不快的馬兵和走不動的步兵，完全  
染成了金色，把他們剩下在疲乏的仇恨中。

最後，熊熊的柴火發出了一陣陣閃爍的光，穿過這個遍地屍骸的，廣大而灰色的戰場，在這裏，無論是同胞或敵人都一樣的堆着，彼此不分的在這一堆堆柴草裏同時火葬。

火光暗淡下去，黑暗包裹着全景。

## 第六景

### 勃萊登 皇家的亭閣

這是威爾斯親王的生日宴會。在那裝飾得非常綺麗的宴會廳裏，連得極長的桌上是鋪放着金銀的器皿，而在中間還有着一些人造的噴泉。

坐在餐桌上的人，有當主人的親王本人，——面色微紅，頭髮鬚得很好，態度和藹可親，——約克公爵，克萊倫斯公爵，肯特公爵，蘇賽克斯公爵，肯勃蘭公爵，和康橋公爵，以及許多的貴人，其中包含赫德福德爵士，勃克里爵士，愛格勒蒙德爵士，齊契斯特爵士，德特萊爵士，賽伊和賽爾爵士，撒森普登爵士，赫斯菲爾德爵士，歐斯欽爵士，開斯爵士，西·桑麥塞特爵士，基·凱文迪希爵士，爾·西摩爵士，和其他爵士；此外還有西·坡爾爵士，伊·基·德·克列比尼爵士，薛

里登先生；諸將軍，諸海陸軍軍官，以及斯各特教士先生。

親王的樂隊在隣近一間房裏奏着樂。宴會已經快要結束了，而喧囂的談話正在進行。

布侖菲爾德總兵帶着一份公文走進來，到親王面前，親王就在大衆的興奮中把它看了一遍。不久之後，他叫大家暫時不要說話。

### 威爾斯親王

各位勳爵，各位先生，我真是非常的高興，能夠在這裏向各位報告一個剛接到的，

由凱漱雷爵士傳來的，惠萊斯里將軍的

消息，他在西班牙拿法蘭西軍隊打敗了。（喧嘩的喝采聲。）

那個地名是叫做達拉委拉·德·拉·雷伊納，——

這樣發音不知道對不對，——這個地方以前

是沒人知道，現在卻成爲光榮的紀念了！（喝采聲。）

這一封公文裏的主要的內容，我想把它

在這裏儘可能簡單的唸給諸位聽聽吧。（喝采聲。）

薛里登（聲音很輕的唱着）

「現在，外國的敵人已經逃匿無踪，

我們正可以趁這時候痛快黃龍！」

親王在斷斷續續的喝采聲中讀着那公文裏的說到戰事的一段。

威爾斯親王（繼續）

在接到使我們擔心的伐格蘭那方面的

消息之後，又接到像這樣的喜訊，那真是



像在淒暗的夜裏忽然看見了太陽一樣！

薛里登（偷偷的）

老兄，你這話真說得漂亮呀！你是一位天生的詩人，而我們這班人全是人造出來的，而且又造得這樣壞。

大家熱鬧的喝着酒，祝着在西班牙的軍隊的健康。

威爾斯親王（繼續）

可是，在這一次的成功裏，我們這方面的損失也很大！不過這一種遺憾總是難免——  
我們方面犧牲了麥肯齊，蘭格渥斯，以及近衛隊的貝凱特；而敵人方面也損失了

拉比斯和莫爾羅那兩位將軍——我們現在

先喝一杯酒來紀念他們！

他們悄悄的喝着酒。

各位朋友，今天

所接到的其它的消息卻也是很樂觀的。

那個派遣到歇爾特去的盛大的遠征隊，（喝采聲）

在不久以前出發了之後就碰到陣順風。

現在這時候，是已經可以到了目的地了。

那邊的戰事，不久也就要積極的進行着；

進攻的軍隊是首先來到凱德桑德口岸，

隨後便進逼到伐爾歌命那個小島上去。

可是，爲了策略關係，我們所計劃好了的

第二步辦法，卻要到幾天之後纔能宣佈。（喝采聲。）

模糊的聲音響着，像大提琴和最低音提琴的聲音似的，當那發言的人稍稍停頓着的時候，便從外面的一座建築裏傳到耳根邊來。

本城的居民彷彿是要跟我們這個宴會競爭似的，特意在今晚上發起誕辰舞會，把城裏的所有名人都一個個邀到了。他們曾經要我也去參加他們這個盛典，同時也要邀這裏在座的諸君一齊都去。

我們今天接到這樣的好消息，真是應該熱鬧一下的！此刻，我們大家馬上就去吧，

我們還可以把我們自己軍隊在西班牙

打了勝仗的消息報告他們，讓他們高興。（鼓掌聲。）

我們可以到那邊去跟他們一起攜着手，

載歌載舞的一直可以熱鬧到天明時候！

聽說那裏還來了許多超羣出衆的美人，

這裏的許多獨身漢聽了更要高興萬分。（鼓掌聲。）

親王，他的弟兄們，和大部分到這亭閣裏來參加宴會的賓客，都顛顛跌跌的走向鄰近的那間堡寨裏的集會室中去，而這酒闌人散的宴會廳卻慢慢的黑暗起來。不久之後，佈景的後面張開了，顯出了後面的那幾間集會室。

## 第七景

同上 集會室

那些房間是由黃銅的大燭臺上的許多蠟燭照亮着，跳舞正合着一隊絃樂的音節在進行。時鐘剛打過十一點之後，司儀官福斯先生忽然向大家打着招呼。

福斯

親王殿下下來到了！雖然他是來得遲了一點，

可是我們還來得及向他歡迎！（鼓掌聲。）各位跳舞的，暫時停下來，快向我們的親王表示敬禮呀，

他就是我們未來的，至高無上的國王陛下。

在稍稍靜默了一會之後，門邊便聽到一陣動亂聲，樂隊開始奏着國歌，親王走了進來，由參加亭閣裏的宴會的許多賓客陪伴着。有許多暫時離開的賓客也都從新聚集了攏來，直擠得那個地方差不多連站都站不下了。

威爾斯親王（揩着他的臉又向薛里登悄悄的說着）

我在這裏說些什麼話纔能合他們的胃口？  
真糟糕，剛纔說了些話，簡直把氣力用光了！

薛里登（耳語）

如果像這樣的狂熱就是忠於——

威爾斯親王

如果什麼呀？

薛里登

如果像這樣的狂熱就是忠於皇室的表示，  
這樣說下去，說些會叫他們歡喜的話就成。

威爾斯親王（向着衆人）

如果像這樣的狂熱就是忠於皇室的表示，  
那就當然該應在這間屋子裏熱鬧一下了；  
如果原意並不是如此，那麼今晚上的盛會，  
也可以變成慶祝的意味。我所帶來的消息，  
各位女士，各位朋友，各位先生，也許你們是  
早就猜到了吧？你們猜得不錯，我們的軍隊——  
就是那一枝實力幾乎是充足到了絕頂的，

派到西班牙那一片美麗而愉快的國土去

把稱雄一時的拿破命的暴政推翻的軍隊——

是已經打了勝仗了！（喝采聲。）這次戰爭時間是很長；

同時也打得很劇烈；雙方的犧牲也是不少；

可是我們卻英勇的支持着；過幾天，無疑的，

我們就馬上可以聽到這場偉大的戰爭的

整個的結局了。我先來把這消息唸一唸吧。（喝采聲。）

在越來越嘈雜的喝采聲中，他又把那件公文讀着，而舞廳裏的人也越來越擁擠了。他唸完了之後，又問着問題；隨後又續繼說下去。

同時，我們的軍隊在別一方面也極有可能



得到很多很多的利益。我們是另外派遣了四萬名軍械充足的精兵乘坐着八十多隻牢壯的戰船，此外還有六十多隻的三桅船，單桅船，和礮船，都用着它們的凸出的搖槳，撥着海水，浩浩蕩蕩的出發到歐爾特去了；說不定在這時候他們是早已就到了那邊，而那伐爾歇的海岸邊的淺水灘，是已經充滿了準備去把歐羅巴從暴虐者的手裏解放出來的，正在那裏忙着上岸的軍隊的，各種各式的不列顛方言的響亮的音節了！（喝采聲。）

一位貴族（向薛里登傍白）

親王的這一番漂亮的演說，薛里登，我頗疑心是你想出來的話。我死也不相信他自己會想得

出這些話。你究竟是怎樣批發給他的？

薛里登

我現在不是用這個方法了。我祇給他一個摘要，向他抽一點稅。這辦法是更巧妙的，而且可以  
省掉許多麻煩。

那許多人走到了餐室裏去，舞廳是變得寂寞了。

憐憫之精靈

他們進去了。隨他們去吧！——啊，這是什麼呀——

是呻吟聲嗎？——有好多船隻悄悄的從東方

向我們飄來，從前面說起的島上飄過來……

我真寧可永遠的無知無識，不要再來看

這個混亂的世界了！

年歲之精靈

但你既然有了知識，

你還是跟我趕到那個島上去，同去看看  
那邊的海岸上又將鬧出些什麼把戲來。

## 第八景

### 伐爾歇命

在歌爾特河口子上的一個卑隲的島嶼，由晚夏薄暮的低低的陽光照耀着。從西面照過來的夕陽，穿過一層白天的熱度從潮濕的泥土上蒸發出來的霧氣，顯着一叢叢澄黃的色彩。有些地方長着衰草；還有一種奇怪的魚腥氣，一陣熱一陣冷的傳過來。過路人的腳步踏着更潮濕的地方，便時時會濺出黃銅色的，發珠光的，混和着許多氣息的水泡。在夜裏，這是營燈所時常照到的地方。

### 啞場

一枝盛大的軍隊是駐紮在這個地方，在空曠的地方是排列着步兵——全是些瘦得祇剩一張皮的人，有的紅着臉，有的抖着，他們老是在移動着地方，因為站定了是危險的。時時刻刻有人倒下來，便被帶到了沒有屋頂的醫院裏去；醫院裏也並沒有牀，就這樣在地下躺着。

在遠遠的地方，有許多兵正在掘着墳墓，以便到天黑之後舉行葬儀；所以要到天黑了舉行的原故，那是因為恐怕死人的數目太多了，也許會叫活着的人看見了害怕得發狂。在空中聽到微弱的聲音。

### 大地之魂

這些人在鬧些什麼呀，要這樣聲聲悲歎？  
像這樣的情形，又在預言着那一種災難？

### 憐憫之精靈

我們聽到了人們正在發着這樣的幽怨：

憐憫之精靈的合唱隊（縹緲的音樂）

「我們在當時也是一枝身經百戰的雄師，

我們是隸屬在勇敢的謨亞將軍的部下，

當時曾看到同伴們含笑的受敵人殘殺，

而我們自己，爲着國家，也都是萬死不辭——

現在卻給丟在這小島上腐化！

「我們是給丟下在這樣一片卑濕的澤地，

四周盡是些憔悴的蘆草和臭水的池塘，

成天的在散發着這麼一種損人的氣味，

禁不住把我們引起了那種焦急的恐慌；

這裏所能期待的是祇有死亡。

「你這個祇看到水光閃爍的古舊的沙堆，  
你這個被大陸所拋棄掉的殘餘的泥土！  
你祇用這樣的濕氣來把我們全身包裹，  
直到我們的軀殼也都整個的變成塵灰，  
永遠混和成這裏的黃土一抔。

「像生着炎症的狂熱是到了緊張的高度，  
我們這裏也時常可以聽得到各種風聲，  
說到那許多民族的一個個不同的遭遇，  
爲要推翻暴君的勢力，他們都奮不顧身，  
不屈不撓的作着偉大的鬪爭！

「在遠遠近近的許多青色和紫色的田地，  
在大大小小的有着教堂的鎮市和村莊，  
在山谷裏，在岩石間，在那潺湲的溪水傍，  
到處都祇在喧傳着那個侵略者的功績  
而我們卻遭到這可憐的禁閉！」

「在這裏，這一天天爬行着的難捱的時光，  
每天都要帶走了我們的好幾十名同伴，  
把他們帶到那一去不回的最後的故鄉，  
從此不再有這水波嗚咽的淒涼的海岸  
來把他們的夢魂苦苦的糾纏。」

「我們到還不如當時在疆場斷送了性命，



那麼，雖然我們祇是爲着統治者而犧牲，至少我們的戰死處總會有些人來光臨，也會有人來向我們的父兄或子弟問訊，問起我們當時戰死時的情景；

『可是我們沒有這運氣，祇這樣默默死去，後世也不會有人來記載着我們的光榮，我們國家的主腦們，替自己的名聲憂慮，所以把我們的運命交給這無據的海風，讓它把我們吹散得無影無踪！』

### 年歲之精靈

你們爲什麼定要像一個機械的模倣者一般，

來響應着這一班無用的凡人們的，正當他們快要解體的時候的，這麼一種徒然的哀鳴啊？——

這種聲音是像那一陣陣無知識的風，在吹着那邊船上的桅桿時所發出來的悽慘的嗚咽；

同時也像那些衰老的蘆葦，把它們那薄薄的紙片般的葉子放在狂風中時的脆弱的聲音。

人生在世，充其量，是數不到一百歲就一定會同歸於盡的；那麼這班人的死去，也何足爲奇？——

上天的密旨在冥冥中布置着全人類的生死，無論你們是否替他們悲嘆，結果總不免如此！

夜霧包裹着那島和垂死的英吉利軍隊。

